



坦桑尼亚史

〔坦桑尼亚〕 伊·基曼博 著
阿·特穆

商务印书馆

坦 桑 尼 亚 史

〔坦桑尼亚〕 伊·基曼博 阿·特穆 主编

钟 丘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6年·北京

A HISTORY OF TANZANIA
edited by I. N. Kimambo and A. J. Temu
Published for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Tanzania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1969, Nairobi, Kenya

坦桑尼亚史

〔坦桑尼亚〕伊·基曼博 主编
阿·特穆
钟丘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2 1/4 印张 3插页 246千字
1976年9月第1版 197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59 定价：0.98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坦桑尼亚的一些历史学家和教授分工编写的一部重要的坦桑尼亚史，出版于一九六九年。

坦桑尼亚由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两个独立国家联合组成。它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一样，过去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十九世纪中叶，德、英殖民势力侵入坦桑尼亚。1886年坦噶尼喀变成德国的殖民地，1890年桑给巴尔沦为英国的“保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取代德国统治坦噶尼喀。在殖民统治期间，坦桑尼亚人民遭受深重的民族苦难，而人民创造的生动的历史一直处于被忽视、被歪曲的地位。一九六四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成立后，坦桑尼亚人民迫切需要发展民族文化，重新编写本民族的历史。本书作者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主要根据非洲人的生活”（本书第4页）编写了这本《坦桑尼亚史》。全书共分十章，从奥杜瓦伊峡谷发现的古猿人头化石的石器时代写到《阿鲁沙宣言》（1967年）时期，它记录了坦桑尼亚的悠久历史和文化，颂扬了坦桑尼亚人民历史上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反映了独立后坦桑尼亚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

坦桑尼亚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早在殖民者入侵前，他们就写下了坦桑尼亚的历史篇章，创造了富有

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可是在殖民统治时期，殖民主义者无耻地把自己封为“文明的传播者”，胡说什么在他们到来前坦桑尼亚没有“历史”，没有“文化”，这完全是殖民者侵略、压迫殖民地人民的强盗逻辑。针对殖民主义者的无耻谰言，本书指出：“那种把坦桑尼亚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归因于外界影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本书第50页）。

翻开本书，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殖民者入侵前坦桑尼亚漫长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坦桑尼亚人民创造的古老文化：奥杜瓦伊峡谷，是早期人类祖先居住的地方之一，从这里发掘的南方古猿的化石，为研究人类起源和世界文化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伊亚米拉，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群居的地方，这里出土了大批当时使用的手斧、砍砸器和刮削器，证明早在几十万年前人们已在这里劳动、生息。坦噶尼喀中央高原保存的石壁画，是新石器时代坦桑尼亚人留下的艺术珍品，这些画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当时文化发展的水平。

本书着重介绍十九世纪以来坦桑尼亚各族人民反抗德、英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经过，比较充分地估价了坦桑尼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它以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坦桑尼亚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汹涌澎湃，连绵不断。从基尔瓦到塔波拉，从乞力马扎罗山麓到南部高原，到处都出现了打击侵略者的战场。坦桑尼亚人民敢于蔑视殖民者的强暴，用石块、弓箭、长矛和土枪同拥有最新式武器的敌人作战，并多次以英勇的斗争挫败敌人。姆克瓦瓦、伊西凯等民族英雄，为祖

国解放战斗到最后一分钟，临死不屈，视死如归，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悲壮战歌。一九〇五年爆发的“马及马及”起义，是坦桑尼亚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一次反帝反殖武装斗争。在长宽五、六百公里的辽阔土地上，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群众汇集在一起，齐心作战，使殖民者盘踞的大小据点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马及马及”起义充分显示了被压迫人民的力量。本书指出：它是坦桑尼亚“历史上的一部史诗”，“是争取重获独立斗争的一个起点”，“是走向乌呼鲁（自由）的一种动力”（本书第168页）。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却永远鼓舞着坦桑尼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战斗。

本书最后概述了坦桑尼亚独立以后的建设问题，强调自力更生和发展农业生产。

坦桑尼亚是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幅员辽阔，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十分适宜作物的生长。但在独立前，由于殖民主义者的掠夺和霸占，使经济破产，土地荒芜。全国仅有的几家工厂“大部分是由外来移民或外国大公司所拥有和经营的”（本书第339页）。坦桑尼亚独立后，坦桑尼亚政府和人民选择了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一九六七年，“坦盟”在阿鲁沙城举行全国执委会会议，通过了著名的《阿鲁沙宣言》。《宣言》把自力更生作为建设国家的基本政策，指出：“独立意味着自力更生”，“为了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实现自力更生”。在《宣言》的指引下，坦桑尼亚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很多日用品已能自己生产，工业品的自给率有了提高。

《坦桑尼亚史》与我国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虽然本书材料和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坦桑尼亚的历史书。我们相信，《坦桑尼亚史》在我国出版，必将增进中国人民对兄弟的坦桑尼亚人民的了解，加强我们之间的战斗团结，促使中坦两国人民友谊的进一步发展。

目 录

序	3
前言	4
第一章 坦桑尼亚民族的由来	萨顿 7
第二章 1800年以前的内地	伊萨利亚·基曼博 24
第三章 沿海地区和商队贸易的发展	爱德华·阿尔珀斯 53
第四章 十九世纪的政治变革	安德鲁·罗伯茨 84
第五章 德国人的入侵和坦桑尼亚 非洲人的抵抗	吉尔伯特·格瓦萨 123
第六章 改良和分化的时代 (1907—1945年)	约翰·艾利夫 175
第七章 思想交流(1850—1939年)	特伦斯·兰杰 230
第八章 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胜利	阿诺德·特穆 269
第九章 桑给巴尔革命的背景	约翰内斯·莫萨雷 303
第十章 从独立到自力更生	莱昂内尔·克利夫 335
参考读物	358

译名对照表	367
插图	32—33, 76—77, 210—211, 255—256
地图:	
一、坦桑尼亚古代历史遗址	16后
二、坦桑尼亚早期部族分布情况	22后
三、沿海地区和商队贸易的发展	52
四、坦桑尼亚的部族和地区	82后

序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自 1967 年 1 月以来曾为历史教师组织过多次讨论会,为他们提供有关新的“学校正式课程大纲”某些方面的新资料。到目前为止,这些讨论会是由国民教育部、教育研究所和坦桑尼亚历史协会主办的。本书收集了提交给 1967 年 12 月举行的第二届讨论会的论文的修订稿。

上述这些机构的帮助和合作使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对此我们表示感谢。我们希望本书不仅对学校而且对公众都有所裨益。我们对参加会议的教师们表示感谢,他们的讨论对本书各章撰稿人是有帮助的。我们还要感谢坦桑尼亚国家档案局的管理人员允许我们引用国家档案资料。

前 言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坦桑尼亚还是在其他国家,许多人早就希望能看到一部成文的坦桑尼亚历史。这不仅因为过去没有这方面的书,而且因为大部分已经出版的片断材料不是忽视了就是歪曲了非洲人自己的历史。因此,作为第一部坦桑尼亚历史纲要,本书力求多少满足这方面的需要。本书试图探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历史,这种探讨要联系范围更广的东非和非洲历史——从奥杜瓦伊峡谷发现的古代文物为佐证的石器时代,直到以《阿鲁沙宣言》为标志的最近时期。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可以称为从奥杜瓦伊到《阿鲁沙宣言》时期的坦桑尼亚史。

这项工作之所以成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一些成员在研究工作中开始发现了新的资料。然而,我们必须说明,本书决不是一部确定不变的坦桑尼亚历史。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更多材料的发现,对本书提出的观点加以重新解释、改正和发挥将是必要的。可是很清楚,现有材料已经使得本书撰稿人能够主要根据非洲人的生活,以及非洲人许多世纪以来为影响和掌握自己的历史进程所作的努力,而写出一部历史。

一个民族的全面历史最好由一个人执笔,因为这样做可

以自始至终地突出一个或几个主题，把这个民族的历史经验贯串起来。由于迫切需要向学校和公众提供已有的新知识，同时，由于进行这项工作必须采取的方法（正如本书的序言中已经指出的），本书不能不成为集体创作。不过，读者将会注意到，本书并没有因此而成为看不出中心思想的著作。本书始终贯串的一个中心是：人们在对付他们遇到的问题时，是如何取得成功或者遭到失败的；这些问题的产生，或者是由于敌对的环境，或者是由于同一部族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由于他们同本部族以外的其他部族成员之间日益扩大的关系。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论述方法，使全书有可能显示坦桑尼亚人民的历史是多么生气勃勃。本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论证了一个民族的长期历史中必然不断发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化。

我们已经指出，不能期望本书成为一部确定不变的坦桑尼亚历史，因为本书只是刚刚开始的研究工作的结果。同时还必须指出，用论文集的方式来编写历史纲要的尝试，并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空白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但是有两个空白点是有意留下的。第一，我们没有打算要写沿海地区和沿海岛屿的全面历史，而是把论述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关系的发展作为重点。我们所以侧重坦桑尼亚大陆，部分原因就在于此。过去人们较多地注意沿海地区和沿海岛屿这一事实，对于本书作出上述决定也是有关系的。

第二，我们没有打算要写殖民地统治结构。因为我们主要关心的是非洲人自己。非洲人在实现社会变革中的反应和

首创精神，是本书的主题。因为这是非洲历史中过去受到忽视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希望本书的做法能够带动进一步的研究，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坦桑尼亚各族人民的历史。

伊萨利亚·基曼博、阿诺德·特穆

1969年8月于达累斯萨拉姆

第一章 坦桑尼亚民族的由来

萨 顿

坦噶尼喀的疆界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通过欧洲人对非洲人的瓜分才开始形成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则是在1964年奔巴岛和桑给巴尔岛合并进来之后成立的。因此，人们可能会问：现在试图研究殖民时期以前坦桑尼亚和坦桑尼亚人民的历史有什么意义？它是同这个国家的现代史和当前事务多少有点关系呢，或者只是一个纯学术性的课题？这种想法是非常肤浅的。坦桑尼亚民族不是一夜之间凭空出现的。它不单单是民族主义斗争和取得独立的结果，也不是殖民主义者的创造。它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的悠久历史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包括曾在非洲这一地区定居的各种民族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融合。

如果有一幅一百年前的坦桑尼亚地图，它就会标明当时存在的许多部族和分散的政治单位。有一些是复杂的民主政体，有一些是小酋长国，还有一些则已经建成大规模的中央集权制王国。我们不应当孤立地去看这些部族或单位，也不应当把它们看做是互相隔绝的单位，各有自己的历史，各有自己的部族祖先和发源地。这种部族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沒有意义

和非历史观点的。不仅如此,同常见的一些说法相反,部族并不是静止不变的。所有的部族都是发展的和相互影响的。同和平的和好战的毗邻部族的接触,同远近地区的通商,为寻找新的土地而进行的扩张和移民——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各个民族和部族以及各种文化和思想之间的互相混合和同化。部族就是这样形成、变化和瓦解的。但是人民继续在前进。我们必须以此为背景来恢复坦桑尼亚历史的本来面目和追溯坦桑尼亚文化的起源。只有从这样的历史背景出发,我们才能够了解坦桑尼亚的现代史,坦桑尼亚人民对外来殖民统治的反应,民族主义的发展,独立的坦桑尼亚的诞生以及它对未来的理想。

在非洲,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联系比其他多数大陆要密切得多。例如,欧洲的古代史和考古学作为学术研究和推动文化知识的发展是有用的,但是对于处理当代事务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哥伦布以前的美洲,许多地方的历史尽管可能激动人心,基本上是考古学家探讨的对象。但是在非洲,对殖民时期以前情况的知识,却是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当前问题的基础。

人们常问,在沒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是不是可能研究非洲早期的历史。最近出版的一些著作已经回答了这种疑问,这些著作表明,通过对各种学科提供的材料进行综合研究,是能够概述过去的历史的。这些材料中值得注意的有:口头传说,这是世代相传的回忆和故事;考古学,它研究地面和地下保存的人类活动的文物;各种语言的比较;最广义的人类学,

它包括文化和经济的各个方面。

我们追溯的时间越久远，我们就越要专门依靠考古学及其有关的科学。正是这些方法使我们能追溯人类社会的起源。坦桑尼亚北部的奥杜瓦伊峡谷因为发现了已知的最早人类骨化石及其遗址上的粗石器而闻名了。这些发现在学术界引起了某些激烈的争论。但是分歧被夸大了，这种夸大特别反映在通俗的报刊上。必须强调指出，以奥杜瓦伊和其他地方的文物为根据而得出的关于人类进化的总的看法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分歧主要在于细节问题和侧重点。当然，还需要更多的资料，但是新的发现很难完全动摇老的信念，而往往是加强和发展了总的看法。现在已经充分肯定，人类并不是从类人猿或猴子进化而来的——事实是，类人猿和人类在大约两千万年以前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两者起源于共同的祖先；但是沿着不同的方向演变，发展了各自适应不同环境的专长。类人猿作为攀缘类动物适应森林生活，而人类成为在开阔地面上生活的动物。因此，原始人^①就面临着如何维持生存和如何同地面上其他动物竞争的严重斗争。原始人不能象羚羊那样飞速逃避猛兽，也没有狮子那样的力气来保卫自己或捕杀肉食。他既没有猫的利爪，也没有鬣狗那样有力的牙齿，不能够切开死亡动物的皮取肉。原始人以他的适应能力和机智，运用智力和发展工艺来克服这些缺陷。原始人能够在地面上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在于，他逐渐学会了两脚直立和行走的技能。这就使他站得比较高，因而可以更充分地利用他的

^① 原文为 emergent man。——译者

锐利的视力,同时还解放了他的双臂,可以用来掌握和携带合适的木头、骨头和石头作为防御和狩猎的工具或武器。这就进一步推动了人类生理的进化,腿的进化使他可以更有效地行动;手的进化使他可以更好地使用工具并进而制造工具;头的进化增加了大脑的容量和增强了智力,从而使人能全面掌握文化和发展工艺。原始人就是这样学会了制造木头和骨头工具,并终于学会制造石器,他们用石头相互敲击,做成有刃的薄片。最早的石器(有时称为“小圆石工具”)无疑有各种各样的用途,例如做木工、挖掘、采集野菜生果和剥皮切肉。最后这一项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人既然能够得到更多的肉食,就不再是几乎完全依靠野生植物和果实为生了。食物范围的扩大和取得食物的方法的增多,使人更能够适应不同的季节和不同的地形。这样,人类就能够繁殖和扩展到更多的地方。这种直立的、使用工具的动物的出现,是一个长达数百万年的渐进过程,但它标志着人类的黎明。再者,人是社会的动物,只有通过合作、学习和传授知识(大概借助于刚开始出现的有音节的语言)才能形成人类。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人类发展的南方古猿 (*australopithecine*) 阶段。在奥杜瓦伊发掘到两种类型的南方古猿骨化石。他们大约在两百万年前共同生活在一起,并有各自的名称和绰号,一种叫“东非人”(Zinjanthropus)或“啃硬果的人”,另一种叫“能人”或“灵巧人”(Homo habilis or Handy Man)。利基(Leakey)认为,只有后一类人的脑和手能够制造石制工具,他们是“聪明人”(Homo sapiens)的直接祖先。他认为,对比